

§ 除了貓 我一無所有

西元前 427 年 3 月初、春天，正是耕種葡萄的時節，牧夫座在黃昏時升起，象徵新的循環。

伯羅奔尼撒戰爭第四年，雅典瘟疫剛結束。

死了兩個將軍，大家都累了，戰鼓暫歇之下仍暗潮洶湧，除了雅典與斯巴達的明爭暗鬥之外，波斯也躍躍欲試。

斯巴達急需資金，波斯帝國大流士二世則希望希臘城邦內鬥削弱彼此，以便重新控制小亞細亞的希臘城邦（如愛奧尼亞地區），雖然同時與斯巴達和雅典保持接觸，但因為斯巴達是陸上強國，且對波斯的威脅較小因此更傾向支持斯巴達。

希俄斯島在雅典東方約 100 公里，是希臘第五大島，長約 50 公里，最闊處達 29 公里，多山乾旱，是雅典的提洛同盟成員之一。

希俄斯島是詩人荷馬的故鄉，對面薩摩斯島，是畢達哥拉斯的故鄉。

再往下的米利都則是泰勒斯(Thales 624-548BC)的故鄉。

因為為雅典提供戰艦與戰士、水手，希俄斯一直享有自治權與特權，但是寡頭們夾在雅典與斯巴達兩個霸權之間生存，一直在暗中爭取獨立。

戰爭與瘟疫給人們帶來了精神與肉體上的痛苦與混亂，還好希俄斯島受到的影響不算太大。

恩諾皮德(Oenopides 490~420 BC)的果園在希俄斯島西南方，梅斯塔(Mesta)與奧林皮(Olympi)之間的山坡上。

天文館在小鎮法納(Kato Fana)東南方，附近有一個不錯的市集。

希波克拉底算是個商人，開一間雜貨店，賣柑橘、橄欖油、乳香精等。

偶而會載乳香到薩摩斯島換些葡萄酒回來，兼恩諾皮德的長工。恩諾皮德平時就叫他「希皮(Hippe)」，使喚著。

尼古拉是他唯一的夥伴，一隻老貓。

對於希波克拉底而言，不執著沒有意義的人和事，賺錢就好，其他都俗。

他平時就住在果園裡的小木屋，往返於山莊與天文館之間，經過法納時，通常到海灘獨坐或者到市集人羣裡放空。

法納海灘有令人驚嘆的沙灘海岸線，是希波克拉底尋求內心平靜的地方。

果園邊的「山莊」其實是一間木造小屋。屋內有個小匾額，寫著「有錢真好。」像是戲謔，也像是嘲諷。

清晨，遠處海風帶來了波濤的低吟，夾帶著大地復甦的氣息。

從小木屋窗台望過去，遙遠處蔚藍的大海、細沙鋪成的海灘、美不勝收。

這裡遠離市集的喧囂，蜜蜂在花間飛舞，老鷹在天空翱翔，松鼠在乳香樹間攀跑。



希波克拉底從夢中醒來，身旁的老貓也伸了懶腰。

希波克拉底起身，邊拉筋邊唱起歌來：

我曾問過這片海 是否記得我的名字 風從果園吹過去 只留下乾裂的枝。

我沒有城中的榮耀 也沒有市場的金幣 只有雙手的傷口 和一座孤單的小屋。

我為他人丈量土地 我為他人計算星辰 可當夜色落下時 沒有一樣屬於我。

你說世界廣闊無邊 你說命運終會轉身 可我站在這山坡上 只看見荒草與塵。

我沒有學院的席位 也沒有詩人的名聲 只有心中那一點火 不肯被黑夜吞沒。

也許有一天清晨 海會給我答案 也許所有失去的 都只是尚未證明。

我還在這裡等待 像石頭一樣沉默 如果一切終將消散 我也將一無所有。

最近老做些奇怪的夢，尼古拉偶而還跟他抱怨靈魂被困在貓體裡。

剛才夢見自己在群山間奔跑，賣花女遞過來一束小白花，希波克拉底正想接著就醒了，尼古拉在身邊依偎著。

「這太神奇了，尼古拉！你說這是怎麼回事？」

尼古拉眨眨眼睛，一臉不屑：沒事別大驚小怪。

泰勒斯把巴比倫與埃及的數學演變成希臘風格，畢達哥拉斯則把數學提昇到更高的境界，以滿足嚴格的邏輯。

之後，柏拉圖領導他的學院，他的朋友 Theaetetus(of Athen)與 Eudoxus(of Cnidus)把數學帶到歐氏幾何原本中精確的境界。



恩諾皮德屬畢達哥拉斯學派，年輕時到過埃及，回故鄉後在希俄斯島的西南方蓋了一間天文數學館，依山傍水。

天文數學館是二樓樓層，一樓就是希皮雜貨店，二樓是展覽廳與書房，

恩諾皮德則住在天文館附近的清靜庭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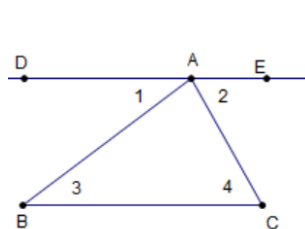
恩諾皮德從薩摩斯島與埃及帶回來的筆記中記載著許多密笈，擺放著，供客人任意取閱。

例如，黃道傾斜角是 24 度，幾何原本(Stoicheia)，數論，尺規作圖，歸謬證法…

其中幾何原本的原型是「畢達哥拉斯的傳奇」。

(註 這裡的幾何原本並不是歐幾里德的，而是更早的原本。)

例如 證明三角形的內角和為二直角。



作一 \overline{BC} 的平行線 \overline{DE} ，則 $\angle 1 = \angle 3, \angle 2 = \angle 4$

所以 $\angle B + \angle C + \angle BAC =$ 一平角。

這裡，兩平行線的內錯角相等顯然是已知的命題。

「這是我一生志業，希望能從幾何與天文一窺宇宙的奧秘。」

恩諾皮德偶而跟希波克拉底這麼說。

數學與天文學是必要的工具。

巴比倫是代數，埃及是幾何，而畢達哥拉斯的數學是「幾何代數」。

想法是代數的、形式是幾何的。

與其說恩諾皮德是天文、數學家，他更像是哲學家。

「希皮，有空應該到埃及走走，或者傾聽泰勒斯怎麼說。你的一生想要什麼？」恩諾皮德總是對希皮這麼說著。

泰勒斯是 100 多年前的人了，要如何傾聽？

「好咧！」總是這樣應著。有空應該到雅典走走倒是真的。

至於薩摩斯則是喝酒的好地方。

希波克拉底胸中並無大志，人到中年了，一事無成。

能吃、好睡，不失是美好的一生。

希波克拉底真的是一無所有，一隻老貓陪著，就迷迷糊糊地過了大半生。

午後，恩諾皮德、希皮在書房喝著葡萄酒，尼古拉懶洋洋地躺在長條椅上。

據說，德謨克利特不久將來訪。

恩諾皮德與德謨克利特的老師留基伯是舊識，情誼深厚，兩人對宇宙、人生有許多共同的想法。

可惜未能同行，無法再共飲一壺酒。

(註：留基伯與蘇格拉底是同時代的人，確實年份不詳，440~430BC 在色雷斯成立了阿布德拉學校，德謨克利特曾在這裡就讀。)

「德謨克利特新婚燕爾，這次大概是來度蜜月吧。希皮，你也老大不小了，整個希俄斯島難道就沒有看上一個人，你也太挑剔了吧！」

「我看上的，人家看不上我。看上我的，我又看不上。您看，這是不是一個悖論。」

「說到悖論。最近普羅達哥拉斯還真說了一個故事。」恩諾皮德說著：

「據他說，他曾收過一個青年歐提勒士（Euathlus）當學生，並教他如何辯論，之後和歐提勒士約定，歐提勒士如果在第一次訴訟時獲勝才要交學費，反之如果輸了，則不用繳交。

結果，歐提勒士一直未提出任何訴訟，所以他的第一個訴訟就是由老師普羅達哥拉斯控告他，要求他交學費。

普羅達哥拉斯說，如果他自己獲勝，就贏得要歐提勒士繳學費的名義，但如果他自己輸了，也因為學生贏得了自己了第一次的訴訟，依約定也要繳學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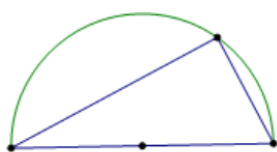
但歐提勒士辯稱如果自己輸了訴訟的話，依照雙方的約約定就不需要繳學費，但如果他自己贏的話，也因為贏了不用繳學費的名義而不用繳學費。」

「這件事你怎麼看？希皮！」

尼古拉豎起耳朵，坐了起來。希皮則猛抓頭皮，一臉傻笑。

「我們希臘人甚麼時候開始證明數學命題的？」希皮轉換一個話題。

「最慢從泰勒斯開始吧。」



我們知道他證明了：半圓的圓周角是直角。後來畢達哥拉斯也做了很多。」

「這麼明顯的事實為什麼還需要證明？」

「眼見不一定為真啊。幾何的證明是邏輯思考的訓練，經過嚴密的推理可以撥開迷霧，看清實相。」

而數學除了是天文學需要，也是心靈之鑰，這一點凡是希臘人都很清楚。

什麼是真、甚麼是假，什麼是有、什麼是無。這關乎我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恩諾皮德露出哲學家本色。

「什麼時候啟程到雅典？跟德謨克利特的回程一起走嗎？愛琴海並不平靜，一起走可以互相照應。」恩諾皮德露出難得的關愛眼神。

「我跟幾個朋友先走吧。柑橘還是趁新鮮送到雅典比較好。」

德謨克利特新婚燕爾，就不打擾他了。

或許我先到薩摩斯採買些雜貨與葡萄酒。」

半山腰的夜晚，群星閃耀。遠處波浪聲輕喚。

「幫我照顧恩諾皮德，我很快就回來了。你說，邏輯與直覺哪個重要？」

希波克拉底輕輕撫摸著尼古拉光滑柔順的背。

尼古拉聳聳肩，頭也不回，趴到自己的窩了。

半夜，希波克拉底由夢中醒來，夢中佇立著一個美女，莞爾一笑，嫣然無方。

嘿！這是那門子的春夢，希波克拉底不由得傻了。

「尼古拉，你說，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他身邊的老貓懶洋洋眨眼，只回以一聲鼻息。

「人生是甚麼？我這一生該怎麼過？」希波克拉底內心深處一個聲音輕喚著。